



文白对照
四库全书精华

集
部
·
苏
轼
诗
文
集

(四)

李 雯 瑶 主 编

目摇摇录

苏轼文集卷四十三	员
论	员
孟轲论	员
乐毅论	缘
荀卿论	怨
韩非论	猿
留侯论	员远
贾谊论	园园
苏轼文集卷四十四	园原
论	园原
大臣论下	园原
续欧阳子朋党论	园愿
苏轼文集卷四十七	猿猿
策别(选)	猿猿
策别三决壅蔽	猿猿
策别十一教战守	猿怨
苏轼文集卷五十	源源
迎英进读	源源
唐太宗梦虞世南(或题作汉武帝唐太宗优劣)	源源
文宗访郑公后得魏暮	源缘
张九龄不肯用张守圜牛仙客	源远
颜真卿守平原以抗禄山	源苑

苏轼文集卷五十二	灏
奏摇议	灏
论河北京东盗贼状	灏
苏轼文集卷七十	迕
启	迕
贺欧阳少师致仕启	迕
贺韩丞相再入启	迕
密州到任谢执政启	源
谢韩舍人启	远
谢王内翰启	灏
定州到任谢执政启	苑
苏轼文集卷七十一	苑
启	苑
答丁连州朝奉启	苑
苏轼文集卷七十二	源
书	源
上梅直讲书	苑
上韩太尉书	苑
上富丞相书	愿
苏轼文集卷七十四	愿
书	愿
答秦太虚书	愿
答毕仲举书	怨
答张文潜书	苑
答毛滂书	怨
苏轼文集卷七十五	员

书·····	宗源
上王刑部书·····	宗源
与佛印禅老书·····	宗源
上荆公书·····	宗源
与谢民师推官书·····	宗源
苏轼文集卷七十六·····	宗源
尺牒·····	宗源
又答王庠书·····	宗源
苏轼文集卷七十九·····	宗源
尺牒·····	宗源
答王庆源·····	宗源
与参寥·····	宗源
与文与可三首·····	宗源
(一)·····	宗源
(二)·····	宗源
(三)·····	宗源
尺牒·····	宗源
与李公择·····	宗源
苏轼文集卷八十·····	宗源
尺牒·····	宗源
答言上人·····	宗源
苏轼文集卷八十四·····	宗源
尺牒·····	宗源
与参寥子·····	宗源
与程天侔(之一)·····	宗源
苏轼文集卷八十六·····	宗源

碑	员猿
潮州韩文公庙碑	员猿
苏轼文集卷八十九	员愿
墓志铭	员愿
亡妻王氏墓志铭	员愿
苏轼文集卷九十一	员员
祭摇文	员员
祭欧阳文忠公文	员员
祭文与可文	员猿
祭刁景纯墓文	员缘
祭陈令举文	员远
苏轼文集卷九十二	员愿
说	员愿
稼说送张琥	员愿
唐太宗借隋吏以杀兄弟	员园
褚遂良以飞雉入宫为祥	员员
李靖李责力为唐腹心之病	员猿
白乐天不欲伐淮蔡	员缘
韩愈优于扬雄	员远
苏轼文集卷九十三	员苑
书摇后	员苑
书《孟德传》后	员苑

苏轼文集卷四十三

论

孟轲论

昔者仲尼自卫反鲁，纲罗三代之旧闻，盖经礼三百，曲礼三千，终年不能究其说。夫子谓子贡曰：“赐，尔以吾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天下苦其难而莫之能用也，不知夫子之有以贯之也。是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法度礼乐刑政，与当世之贤人君子百氏之书，百工之技艺，九州之内，四海之外，九夷八蛮之事，荒忽诞漫而不可考者，杂然皆列乎胸中，而有卓然不可乱者，此固有以一之也。是以博学而不乱，深思而不惑，非天下之至精，其孰能与于此？

盖尝求之于六经，至于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之际，而后知圣人之道，始终本末，各有条理。夫正化之本，始于天下之易行。天下固知有父子也，父子不相贼，而足以为孝矣。天下固知有兄弟也，兄弟不相夺，而足以为悌矣。孝悌足而王道备，此固非有深远而难见，勤苦而难行者也。故《诗》之为教也，使人歌舞佚乐，无所不至，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。虽然，圣人固有所甚畏也。一失容者，礼之所由废也。一失言者，义之所由亡也。君臣之相攘，上下之相残，天下大乱，未尝不始于此道。是故《春秋》力争于毫厘之间，而深明乎疑似之际，截然其有所必不可为也。不观于《诗》，无以见王道之易。不观于《春秋》，无以知王政

之难。

自孔子没，诸子各以所闻著书，而皆不得其源流，故其言无有统要，若孟子，可谓深于《诗》而长于《春秋》者矣。其道始于至粗，而极于至精。充乎天地，放乎四海，而毫厘有所必计。至宽而不可犯，至密而不可察，此其中必有所守，而后世或未之见也。

且孟子尝有言矣：“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。人能充其无欲为穿窬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诒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诒之也。是皆穿窬之类也。”唯其不为穿窬也，而义至于不可胜用。唯其未可以言而言、可以言而不言也，而其罪遂至于穿窬。故曰：其道始于至粗，而极于至精。充乎天地，放乎四海，而毫厘有所必计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孟子欤！后之观孟子者，无观之他，亦观诸此而已矣。

【译文】

古时的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，搜集了夏商周三代的旧闻，汇集经、礼三百卷，曲礼三千，但是直到他临终也没有完成他的学说。孔子对子贡说：“你说，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学识多而见识广的人呢？其实不是，我只是一个坚持一贯的人。”天下人都怜悯他屡遭苦难而始终没有得到重用，不知道这位夫子坚持一贯的态度。所以，尧、舜、大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的法度、礼乐和刑政，跟当世的贤人君子、诸子百家的书籍，各种工匠的技艺，九州之内，四海以外，周边九夷八蛮的事情，以及荒诞不经而又难以考证的事情，混然都汇集在心中，而具有卓越才智不会混乱的人，这就是有一定之规。这所以博学而不混乱，深思而不受迷

惑，如果不是对天下学问达到致诚致精的地步，有谁能够达到这个境地呢？

大凡曾经潜心研究六经的人，只有读懂了《诗经》与《春秋》之后，才能够知道圣人的道理，事物的开始、结束和本末，各有一定的规律。匡正行为和教化人民的根本，就是要从天下人容易做的事开始。天下人都知道父子关系。父子不互相侵害，就足以形成敬孝老人的风气；天下人都知道有兄弟之情，兄弟之间不相互掠夺，这就足以形成“悌”的民风。孝悌这种民风浓厚了，建立王道的条件就具备了。这些道理本来并不深远或难以理解，也不是什么需要付出很大辛苦而难以做到的。所以《诗经》作为教化民众的作用，是教会人们歌舞娱乐，无所不会，重要的在于不要失去正派的风范。虽然，圣人本来对此也是有所担心的，因为一旦失去节制，礼仪就会由此而废。一旦胡言乱语，仁义就会由此而丧失。君臣之间相互对抗，上下之间相互残杀，天下必定大乱，其中原因未必不是因为这种乐道（指歌舞娱乐）。所以，《春秋》一书努力在细微的事件之间，深刻揭示历史的是非疑惑，深刻剖析了历史上一些绝对不可重演的行为。不看《诗经》就不会明白建立王道的容易；不看《春秋》就不会知道建立王政的艰难。

自从孔子逝世之后，诸子百家各自利用他们的见闻著书立说，而都没有真正把握孔子学说的源流，所以他们的言论有没有都不重要。可是像孟柯，可以说是深刻理解了《诗经》而又专长研究《春秋》的人。他讲的道理从粗浅之处开始，而在细微之处达到了极点。宏大到天地之间、传播于四海之内，毫厘之间的细微事物都有所论述。相当的广泛而

没有出现漏洞，相当的细密而不能出现谬误，这其中必定有他一定的信念，而后世学者们可能还没有理解。

而且孟子曾经说过：“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没有私欲、不去害人的善良之心，这个世道上的仁德就可以用不完了。每个人都能够怀着一颗没有私欲和穿墙偷盗之心，世间的义也就用不完了。士大夫们说一些自己不该说的话，是为了用这些话诱取某些利益；而有些该说的话不说，是以这种不说话的方式得到利益。这都是类似偷窃的行为。”唯有不为得到私利而言行，世间的“义”才能成为不可用尽的财富。唯有世人们都认为那些爱说不该说的话或者该说的话不说的人，其罪孽与偷盗一样。所以说：孟子的道理开始于非常粗浅的常识，而在精密之处又达到极点。充满天地之间，传播于四海之内，而毫厘之间的细微事物都有所论述。呜呼，这正是他之所以成为亚圣孟子的道理！后世研究孟子的人，不研究其他的方面，也必须重视这一领域。

乐毅论

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，三王也。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，五霸也。或者之论曰：“图王不成，其弊犹可以霸。”呜呼！使齐桓、晋文而行汤、武之事，将求亡之不暇，虽欲霸，可得乎？

夫王道者，不可以小用也。大用则王，小用则亡。昔者徐偃王、宋襄公尝行仁义矣，然终以亡其身、丧其国者，何哉？其所施者，未足以充其所求也。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，而无取天下之心，乃可与言王矣。范蠡、留侯，虽非汤、武之佐，然亦可谓刚毅果敢，卓然不惑，而能有所必为者也。观吴王困于姑苏之上，而求哀请命于勾践，勾践欲赦之，彼范蠡者独以为不可，援桴进兵，卒刎其颈。项籍之解而东，高帝亦欲罢兵归国，留侯谏曰：“此天亡也，急击勿失。”此二人者，以为区区之仁义，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。

嗟夫！乐毅战国之雄，未知大道，而窃尝闻之，则足以亡其身而已矣。论者以为燕惠王不肖，用反间，以骑劫代将，卒走乐生。此其所以无成者，出于不幸，而非用兵之罪。然当时使昭王尚在，反间不得行，乐毅终亦必败。何者？燕之并齐，非秦、楚、三晋之利。今以百万之师，攻两城之残寇，而数岁不决，师老于外，此必有乘其虚者矣。诸侯乘之于内，齐击之于外。当此时，虽太公、穰苴不能无败。然乐毅以百倍之众，数岁而不能下两城者，非其智力不足，盖欲以仁义服齐之民，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。夫以齐人苦湣王之暴，乐毅苟退而休兵，治其政令，宽其赋役，反其田里，安其老幼，使齐人无复斗志，则田单者独谁与战

哉！奈何以百万之师，相持而不决，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。

当战国时，兵强相吞者，岂独在我，以燕、齐之众压其城，而急攻之，可灭此而后食，其谁曰不可。呜呼！欲王则王，不王则审所处，无使两失焉而为天下笑也。

【译文】

春秋时期，自己知道能够称王而实际称王的人，有三位。自己知道其不能够称王而实际成一代霸业的人物，就是春秋五霸。有人曾经这样论说：“试图称王不成，他们的势力足以使他们称霸。”哎呀！让历史上的齐桓公、晋文公去做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事情，那岂不是让他们闲着没事自寻灭亡，虽然心想着称霸，是否能够成功呢？

自古追求王道的人，不能以小小的仁义而失去称王的大计。从大处着眼就可以称王，因小失大就会灭亡。古代的徐偃王和宋襄公曾经注意推行仁义之政，但是最终招致了自身灭亡、丧失自己的国家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所实行的政策，不能满足他们所要追求的目的。所以要有得到统治天下的措施，而不能有取得天下的野心，这样就可以称王。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和西汉留侯张良，虽然不是辅佐商汤、周武的大臣，但也可以说是刚毅果敢的人物，非常卓越而遇事头脑清醒，能够有所作为。观看春秋时代吴王夫差被困在姑苏城上，而哀求越王勾践饶他性命，勾践曾经想赦免他一死，当时只有范蠡一人认为不可，坚持驾着木筏继续进兵，最终攻克姑苏城使吴王刎颈而死。楚汉之争的时候项籍突破重围而向东败逃，汉高帝也曾经想罢兵西归，可是张良上谏说：“这是苍天要灭亡项羽，应该加急追击莫失良机。”这

两个历史人物，都认为以小小的仁义，不足以改变我的军国大计。

唉！乐毅作为战国时期的一员雄才，没有弄明白称王的这些大道理，我曾经听说，他完全可能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。有人认为燕惠王属于不肖之徒，相信了齐国的反间之计，派骑劫代替乐毅充当主将，使乐毅被迫离开燕国。这为乐毅之所以不能取得伐齐的成功，完全是历史的不幸，而不是他用兵指挥的过错。但是，当时假如燕昭王还在世，即使齐国的反间计不能得逞，乐毅也终究会失败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燕国击并齐国，不能得利于秦、楚和晋国三国。当时的乐毅以百万军队攻击齐国两座城垣的残余败兵，而用了几年的时间不能取胜，军队年老在外，这就造成必定会有薄弱环节使敌方有机可乘。诸侯在内部作乱，齐国在外面攻击，到了这种时刻，就是姜太公、穰苴也不能不败。然而，乐毅率领百倍于敌人的兵力，连续几年而攻不下两座城池，并不是他的智力和能耐不够，而是因为他企图用仁义来征服齐国的百姓，所以不忍心采取急攻战略而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当时齐国人民本来对齐湜王的暴虐深感困苦，乐毅还不如姑且退兵休养生息，在齐国整顿政令，减少百姓的赋役，让百姓到田里耕种，安顿老幼，使得齐国人丧失斗志，则田单之辈又利用谁随他去作战呢！那又怎么会劳顿百万军队，相持数年不能取胜呢，这正是让齐国得到片刻喘息而反过来采取离间阴谋的原因。

战国时期，因为兵力强大而互相吞并的诸侯，岂止一家，以燕国和齐国的军队围攻一两座城池，而加紧攻击，完全可以攻克之后再吃饭，这种战术谁说不可行。哀咳！想

称王就称王，不想称王就审时度势，不能使得两头都失去而让天下人讥笑。

荀卿论

尝读《孔子世家》，观其言语文章，循循莫不有规矩，不敢放言高论，言必称先王，然后知圣人忧天下之深也。茫乎不知其畔岸，而非远也；浩乎不知其津涯，而非深也。其所言者，匹夫匹妇之所共知；而所行者，圣人有所不能尽也。呜呼！是亦足矣。使后世有能尽吾说者，虽为圣人无难，而不能者，不失为寡过而已矣。

子路之勇，子贡之辩，冉有之智，此三者，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。然三子者，每不为夫子之所悦。颜渊默然不见其所能，若无以异于众人者，而夫子亟称之。且夫学圣人者，岂必其言之云尔哉？亦观其意之所向而已。夫子以为后世必有不能行其说者矣，必有窃其说而为不义者矣。是故其言平易正直，而不敢为非常可喜之论，要在于不可易也。

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，既而焚灭其书，大变古先圣王之法，于其师之道，不啻若寇仇。及今观荀卿之书，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，而不足怪也。

荀卿者，喜为异说而不让，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。其言愚人之所惊，小人之所喜也。子思、孟轲，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。荀卿独曰：“乱天下者，子思、孟轲也。”天下之人，如此其众也；仁人义士，如此其多也。荀卿独曰：“人性恶。桀、纣，性也。尧、舜，伪也。”由是观之，意其为人必也刚复不逊，而自许太过。彼李斯者，又特甚者耳。

今夫小人之为不善，犹必有所顾忌，是以夏、商之亡，桀、纣之残暴，而先王之法度、礼乐、刑政，犹未至于绝灭

而不可考者，是桀、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。彼李斯者，独能奋而不顾，焚烧夫子之六经，烹灭三代之诸侯，破坏周公之井田，此亦必有所恃者矣。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，自是其愚，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。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，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。

其父杀人报仇，荀卿明王道，述礼乐，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，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。孔、孟之论，未尝异也，而天下卒无有及者。苟天下果无有及者，则尚安以求异为哉！

【译文】

曾经读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观察他所有的语言文章，都无不是循规蹈矩，往往不敢放开发表言论，说话必定要先称先王如何如何，由此可以知道他作为圣人为天下黎民深深忧虑的情怀。茫然不知道这苦海的岸畔，其实并不遥远。浩淼而不知道他渡过的渡口，其实并不太深。他所说的一些道理，连一般没知识的农夫和村妇人人都知道。但是他的行动，说明圣人也有不能做尽的事。唉咳！这也就足够了。使后世的人们有可能做圣人没做完的事。虽然是圣人而不怕困难，但也有不能做的事，这不能不说是小小的过错而已。

子路的勇敢，子贡的善辨，冉有的智慧，这三者，都是天下人认为难能可贵的。但是，这三个人物，经常不被孔子喜欢。颜渊喜欢沉默看不出他有什么能耐，好像与一般众人没有什么区别，而孔子非常赞赏他。而且后世学习孔圣人的人们，岂不是都要先学会他的言论再学其他贤人的言论？也是为了观察他心意中所向往的东西。孔子认为后世必定会有否定他学说的人，也必定会有人曲解他的学说而做不义的事。所以他的话正直而又平易近人，而不敢用非常令人喜欢

的高论，重要的就在于不能随便篡改。

过去，常有人怪罪李斯因为曾经师从于荀卿，所以随后参与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的活动，大肆改变古代圣明君王的法度，论述他（荀卿）的为师之道，不只是将他与贼寇相比。如今再看荀匡的著作，然后就明白了李斯为什么到秦国为官，确实是因为他的老师荀匡，这就不足为怪了。

荀卿其人，喜欢创立标新立意的学说而不善于谦让，敢于创立高论而不顾后果。他的话愚蠢的人为之震惊，贪图小利的小人为之欣喜。子思、孟柯，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。唯有荀卿认为：“搞乱天下的人，就是子思、孟柯之辈。”天下的人，如此众多，天下的仁人义士，也是如此的多。而唯有荀卿认为：“人性的险恶。夏桀、殷纣王，正是人的本性所使然；而尧、舜等明君，实际上是一种伪装。”从这方面来看，他的为人也必定是刚愎自用、桀傲不逊。而对自己放纵太过。他的弟子李斯，又在这方面特别突出。

如今小人干一些恶劣的事情，有时还必定要有所顾忌，因为有夏商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桀、纣的残暴，也没有使过去贤明帝王的法度、礼乐、刑政达到灭绝而不能查考的地步，即使桀、纣时代也还仍然保留了一些法度、礼乐而不敢全部废弃。而唯有这个李斯其人，能够奋起而不顾一切，焚烧孔子的六经，诛灭三代诸侯，破坏周公的井田制，这种胆大妄为必定是有所依仗。看他的老师荀卿谩骂天下的贤人，自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认为古代圣明的帝王都不足以效法。不知道荀卿他乘一时痛快发表的言论，而自己也不知道遗留的灾祸竟达到这般地步。

他的父亲杀人报仇，荀卿则明白王道法度，讲述礼乐，

而李斯则利用他的学说搞乱天下，他的高深怪诞的言论发挥了激发李斯的作用。孔孟的言论，没有标新立意，而天下还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。荀卿的言论真是天下没有可以相比的，就是始终坚持以标新立异为目标。